

中国历代宦官丛书

张让

王斌 著
总策划 山泉

- ◆ 生姜张亲自操刀，把儿子胯下削了平地
- ◆ 赵忠喊宫女的舌头
- ◆ 张让舔皇后的脚丫
- ◆ 李膺斩了张朔，吓得宦官不敢出宫
- ◆ 张让独自坐在黑夜里
- ◆ 裹着一片漆黑，嘿嘿地阴笑
- ◆ 欲得皇嗣宣淫
- ◆ 反而送了卿卿性命



蓝天出版社

中国历代宦官丛书

张 让

● 王 斌 著



蓝天出版社

中国历代宦官丛书

张让

宋世荣 著
总策划 山泉



蓝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让/王斌著. - 北京: 蓝天出版社, 1998. 6

(中国历代宦官丛书)

ISBN 7-80081-805-5

I. 张… II. 王…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2094 号

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 14 号)

(邮政编码: 100843)

电话: 66787132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30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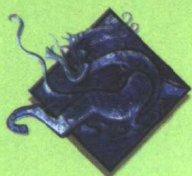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15000 册 定价: 29.80 元

内 容 提 要

张让自小聪明伶俐,七岁时,父亲为了光宗耀祖,将他净身送入皇宫做宦官,从此,他察言观色,献媚邀宠,深得汉桓帝、灵帝、少帝和诸多皇后、皇太后的宠信,被灵帝常谓“张常侍是我父”;残害忠良,阴险毒辣,参与了臭名昭著的两次“党锢事件”,杀戮禁锢“党人”千余人;巧取豪夺、疯狂聚敛,残酷掠夺不义之财数以亿计;心理变态,丧失人性,为了“阳道复生”啖噬幼儿、人脑无数;倒行逆施,蠹国害政,残酷压榨人民,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作恶多端,终得恶报,在被卢植追杀时自投黄河,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全书以东汉末期的大权阉张让一生为基本线索,描绘了因中国封建君王霸占众多美女而产生的宦官制度的黑暗与腐朽,从一个角度揭示了东汉灭亡的根源,给人以启迪。



张

让



责任编辑：崔忠孝、雷洪连
封面设计：杨群、李栋

目 录

第一章 信讷语父为净身 (1)

◆怪婴出世,被费氏扔进了尿桶里 ◆尘根染疮,惊觉中,它飞离了身体,在头顶上飘悠 ◆大雪封门,从天而降一个怪叟,唱着谁也听不懂的顺口谣 ◆生姜张亲自操刀,把儿子胯下削了“平地”

第二章 少年入宫帝猥狎 (33)

◆七岁入宫,未语先羞,颇得皇后喜欢 ◆张让一句精彩的插嘴,大将军奋然起身,立帝之事“我决意了!” ◆皇后却对为她入主后宫使出浑身解数的张让醋性大发 ◆慌乱中,张让对皇后说了实情,并与她订了同盟 ◆一边是太后怀疑皇上不轨,一边是皇后保护皇上;一边是宦官要除掉梁氏兄妹,一边是梁皇后借刀除宦官,张让在中间左右逢源

第三章 咄臂国舅交赵忠 (87)

◆赵忠嚼宫女的舌头,张让舔皇后的脚丫,二人因缘时会 ◆
第二天早晨酒醒俩人心里都一惊,于是便结为莫逆 ◆赵忠向单
超鼎力引荐张氏兄弟 ◆诬告朱穆,张让与赵忠狼唱狈和

第四章 推翻外戚升黄门 (124)

◆深夜,桓帝手握单超小臂,猛咬一口,张让当即取酒过来
◆从黑夜的深处渐近传来沉闷而又恐怖的咚咚脚步声,桓帝吓得
精神都快要崩溃了 ◆皇宫与大将军府同时调兵遣将 ◆豪华的
大将军府一片腥风血雨 ◆官升小黄门,但张让并不满足,受封乡
侯才得心平

第五章 阉人娶妻弟献美 (159)

◆张朔送来两个大美人,张让却问起幼年在一起玩耍的女子
飘儿 ◆张朔星夜赶回野王,把飘儿送到粉黛园 ◆柳氏送飘儿
逃跑,张让气极败坏,扇了母亲一耳刮子 ◆兄谋求“阳道复生”,
弟残杀孕妇无数

第六章 谪给售奸兴党狱 (190)

◆兵卒们砍开木墙,只见张朔面如死灰地缩在空心复壁里
◆李膺斩了张朔,吓得宦官不敢出宫 ◆张让独自坐在黑夜里,裹
着一片漆黑,嘿嘿地阴笑 ◆二百多名“党人”名存三府,禁锢终身

第七章 桓帝驾崩投新主 (226)

◆欲得皇嗣宣淫,反而送了卿卿性命 ◆张让和窦武一前一后夜访了刘倬 ◆灵帝即位,张让宣陵示暴 ◆窦武欲捕恶狼,反被狼噬

第八章 权阉肆虐害忠良 (269)

◆窦太后做救蛇的“农夫” ◆张奂步了太后的后尘 ◆宦官一得势便逮捕了一百多个“党人” ◆受封列侯,张让阉威煊赫

第九章 卖官鬻爵暴聚敛 (307)

◆何皇后扯了张让的一根纱,张让向她讨回一匹布 ◆张让见到毕岚送来了侵吞贡赋的赃款,连皇上校猎的御车也不顾了 ◆敲诈族侄十万缗是为了聚敛,砍掉张向一个手指是为了报复 ◆富贾出四千万缗买卿,三千万进了张让和董太后的腰包 ◆皇后为了参与分肥,竟向张让送礼,没想到与张让送给她的礼物一样:钱

第十章 登峰造极为宦首 (369)

◆四十年后,张让报了曹节那一端之仇 ◆张让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不可一世的宦首 ◆给皇上点颜色瞧瞧,将张钧活活杖死 ◆镇压黄巾起义的最大功臣皇甫嵩张让也敢勒索

第十一章 谋杀何进保权势 (414)

◆图谋军权,偷鸡不成蚀把米 ◆既在皇上面前奏言立刘协,又在皇后面前出谋划策立刘辩 ◆何进有惊无险,袁绍乘机进言,董卓起兵入京 ◆何太后受逼逐出宦官,张让跪求儿媳说情 ◆何进装满着“优柔寡断”的头被一刀砍飞了

第十二章 权宦伏罪归黄泉 (454)

◆张让抛出何进的头颅,孤注一掷了 ◆北宫血流成河,三千多人尸首分离 ◆挟天子夜走密道 ◆张让跳入悬崖,在涛涛奔流的黄河上溅起了一个硕大的水花

第一章 信讖语父为净身

◆怪婴出世，被费氏扔进了尿桶里 ◆尘根染
疮，惊觉中，它飞离了身体，在头顶上飘悠
◆大雪封门，从天而降一个怪叟，唱着谁也听
不懂的顺口谣 ◆生姜张亲自操刀，把儿子胯
下削了“平地”

东汉顺帝永和六年（公元 141 年）盛夏。

夕阳西沉，薄薄的黑幕开始驱赶着已经朦胧的昼色，越来越浓，越来越阴森、恐怖，给人一股魔人的鬼气。不，是一种窒息的死气。

颍川（今河南省禹县）境内的一个败落地主家就笼罩在这种气氛之中。

“嚓嚓嚓——，嚓嚓嚓——”

“嚓嚓嚓——，嚓嚓嚓——”

生姜张在昏暗的灯光下磨着刀。这声音使这个夏日的夜晚更加昏暗，充满恐怖。张让听着父亲的磨刀声，一阵的发冷、抽搐。父亲昨日下午从外公家把他接回来。一到家，一次又一次地



扒开他的裤子，看他的那个物件。他就有些不解。

接着，父亲就把母亲柳氏叫到卧室里，关着门低声地商量着，他看父母很神秘。他就断定肯定有什么事，这件事肯定与自己有关。于是，他就把耳贴着门缝偷偷窃听。然而，里面唧咕咕地，声音很小，他一点也听不清。后来母亲突然哭了起来，说了一声：“你骗自己的儿子，也下得了手？”偏偏这一句他听清楚了。他知道他父亲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看他男人的物件。晚上，父亲把西房窗户堵了起来，隔风保温，作为“蚕室”（《后汉书·陈忠传》有“少府若卢狱有蚕室”记载。《汉书·张世安传》又有这样的记述：“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乃得以全。”再之，《后汉书·光武帝纪》中说：“宫刑者畏风，须暖，作窰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由此可知，东汉时期，“蚕室”是专门施行宫刑的场所——注）。紧接着，父亲就开始磨刀。

“嚓嚓嚓——，嚓嚓嚓——”

“嚓嚓嚓——，嚓嚓嚓——”

这磨刀声，让他慌乱不已，他摸了摸胯下那个比平常孩子要伟长得多，一直被全家人和自己引为自豪的男具，想着：“再过半个时辰，它就没有了，再也没有了。”他脑子想起了飘儿。前几天，他正和飘儿玩过家家时，想小解，他当即站起身来，用手抓着小鸡鸡就吡出一条线来。飘儿用手捂着脸说：“羞死了，羞死了。”他小解完了，甩了甩玩艺，收起阵容，转过头，看见飘儿也从脸上移开手，她脸却红红的，羞色难当。他心里一动，第一次在小姑娘面前感到不好意思起来。

“嚓嚓嚓——，嚓嚓嚓——”

“嚓嚓嚓——，嚓嚓嚓——”



张让感到磨刀声一声比一声急，他渗出一身的冷汗，不由地失声叫了一声：

“飘儿！”

“哥，给你。”弟弟张朔拿来一个杏子给他。张让又一惊。他看了一眼杏子，脑子迸出一个念头，就对张朔说：

“去，你到飘儿家去，说我喊她来吃杏子。”

不一会，飘儿高高兴兴地跟着张朔过来了，进了门，看见生姜张在磨刀，就问：

“姜伯，打晚磨刀呀，要杀鸡呀。”

“嗯——”生姜张脸上毫无表情，声音生硬。飘儿感到气氛不对，就收住笑容，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里间，矮几子上放着不少黄杏子。张让看飘儿进来，走过去捡了一个递给她。“快把它吃了，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张让很伤感地对她说，“你不看，再过半个时辰就没有了，你再也看不到了，永远永远看不到它了。”

“好呀。”飘儿家和张让家是邻居，她和张让同一天出世，自幼在一起玩，两小无猜。飘儿说着就吃了起来。

“你看了这东西你要记住，答应我，你一定要记住它。”

“什么东西，你拿来看呀。”飘儿催道。

“你要永远记着它，不要把它忘了，你答不答应我？”“答应你就是，什么好东西，快拿出来。”

张让猛地把下衣脱去，双手捧着两胯间的东西，对着飘儿：“好好看看，多大多好啊！”

“不，不，不看，你要坏，我要走了。”飘儿脸一下子红了，扭身要走。

张让一把抓住她：“要看，要好好看。”他把她的手按在胯



下，恶狠狠地说：“摸摸它，摸摸它！它快没有了，从此再也没有了！”

飘儿使劲地挣，想挣脱自己的手。可是张让抓得太紧，挣不开，她急得哭了起来。张让把飘儿的小手按在自己身上揉了好一会，放开她说：“嚎什么，滚，快滚。妈的，你一辈子也别想看别想摸了。滚，滚得远远的。”张让骂着吼着，自己也哭了起来。

在另一间屋里，柳氏也在哭泣。丈夫生姜张这一次远行进行瘞之祭（据班固《典引篇》‘燔瘞县沈，肃祗群神之礼备’可知，汉时山川祭祀主要方法有‘燔’、‘瘞’、‘县’、‘沈’四种，其中‘瘞’是把祭品以掩埋方式的祭祀——注）回来，不知着了什么魔，要为张让去势，送他到皇宫中去做公公。丈夫跟她商量，她一百个反对。她又怎么舍得把一个好好的孩子给残了呢？张让是长子，生来她对他就很疼爱。况且，生他时，她差一点丢掉了性命，所以她对他更加宠爱。七年前，她只有十七岁，也是在盛夏，天被黑幕笼罩着，风似乎也随着昼色沉寂下去，树梢纹丝不动，空气闷热黏重得要把人闷死焙熟。一个个蝙蝠似乎被惊吓一样从屋檐下急飞而去，抛下一声鸣叫，在死寂中抖落到涂着黑影的茅屋顶上，滚落到院落，消失在暮色的深处……

“唉哟——，唉哟哟——，痛死我了……”

“唉哟哟——，这个孽种折磨死我了……”

卧房里，她赤裸着身子，隆着被鼓胀得快要破的、白亮白亮的大肚子，叉开着双腿靠在床上，一声高一声低地哀号着。她的肚子里，经过十个月生长发育，已经成为“婴孩”的胚胎正在不老实地一挺一挺动着，搅扰得她痛不欲生。她忍不住地呼喊着一一种既是对人类生命富有寓意的、热烈欢呼的“偈语”，也是乐极



生悲的、如临深渊的生命幽默的哀号，来排解自己的痛楚。

两天、三天……六天过去了，她的肚子疼痛一次比一次强烈，痉挛一次比一次紧，可是，“婴孩”就是不肯露头。她难产了，这六天来的苦难有谁能知！第六天晚上，夜还没有真正来临，丈夫生姜张和婆婆费氏已经在她的哀号中打着浓浓的鼾声。她不怪他们，他们太疲倦、困乏了。起初两天，丈夫焦急万分。他不顾婆婆强烈反对，不怕晦气，来到卧房里，不是与婆婆并排跪在神龛前磕头求神，就是扒着她的大腿，把头探在她胯下瞅看不止，期盼着“婴孩”尽早出世。六天都过去，也难为丈夫了，他麻木了，不再那么着急了。他瘫倒在她躺着的床边地上，依床斜靠着身子，不停地巴咂着嘴，嘟噜着魔咒。年轻力壮的他尚且如此，何况年纪一大把的婆婆，她靠在床头边的高篋（秦汉时期装置物品的竹制的箱子——注）上，歪着头，口中粘涎扯着长线……丈夫和婆婆熟睡的鼾声，把这个夜晚衬托得更加寂静，静得让她很害怕，她害怕自己能不能逃过这一关，她害怕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好好的。

死静中，突然一个暴雷炸开，巨响异常，天抖地摇。

这时，狂风呼啸，暴雨骤起。

风雨雷暴并没有使丈夫和婆婆醒来。她感到“婴孩”陡然对着她肚子狠狠地踢了一下。“唉哟！”她的叫声，却淹没在雷声中。

屋外，电闪雷鸣一声比一声紧。

卧室里，每一次雷响，她都随着雷声发生一阵痉挛，在万分痛苦中扭动着，挣扎着。

突然，一个落地雷劈在屋顶上，把屋顶炸了一个大洞，暴雨倾盆而来，丈夫和婆婆猛然惊醒。



丈夫看着被雷击塌的屋顶，懵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他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后，欲去遮盖屋顶。但他赤手空拳，束手无策，只好愣愣地站在那里。

婆婆连滚带爬，爬到神龛前，把头磕得咚咚响，嘴里叨叨着：

“神啊，保佑保佑我张家吧，求求神快快显灵吧。”她听到婆婆的哀求声中带有一丝无奈的哭腔，心里更加害怕。

“啊！”

就在这时，她又是一声狂叫，憋着所有的力气向下使去。噗哧！她感到一个肉嘟嘟的东西向体外喷激而出。

六神无主的丈夫，回头望了一下她，发现她的肚子瘪了，两腿之间热红的鲜血模糊一片。三尺多远的地方，横着一个肉团团。婴孩向她的体外冲得太猛，与她唯一相连的脐带已被挣断了。丈夫手足无措，脸转向婆婆，大声喊道：

“看……看……，出来了！”

接下来，她就昏了过去。

她总算活了过来，从那以后，只要看见九死一生才生出的张让，她就有一种对生命的珍爱交织着对孩子的疼爱的强烈情感。

现在丈夫要把张让阉了，她怎么能舍得！不，不！绝不能让丈夫把他残了，她决心无论如何要阻止丈夫。

“嘹嘹嘹——，嘹嘹嘹——”

“嘹嘹嘹——，嘹嘹嘹——”

丈夫的磨刀声，就像一个利爪一样，一阵阵地揪她的心。自从她嫁到张家，在丈夫面前，她从来都是低眉下眼的，不敢出一声大气。昨晚丈夫对她说要为张让去势，她听了气打没处来，有



生以来第一次有胆子大声说了一句“你骗自己的儿子，也下得了手？”质问，可是她遭到了丈夫一个大耳光，生姜张还骂了她一句：“妈的，对你说，就是抬举你了，还他妈的弄狠，翻天了！”她知道家里从来都是丈夫作主，她反对也没有用。但是，公公和婆婆的话，丈夫不敢不听。她要借助公公和婆婆的力量，一定要把张让的男根保住。于是，她来到了婆婆跟前。

“妈，他爸要把你大孙子给残了，这如何是好？妈，你老人家就管管他爸吧，让他不要把你大孙子糟蹋了。妈，儿媳求你了。”柳氏跪在婆婆费氏面前说。

“张让是你的儿子，也是我的孙子。他爸要怎么的，要管我会管的，要你来求怎么的。就你疼儿子，我就不疼孙子啦。”费氏把脸拉得老长说。她对儿媳妇柳氏从来就不给好脸色看。就连柳氏生下张让昏迷过去时，费氏还数落她。

那一天，生姜张看到张让从柳氏肚子里生出来，激动万分。

“那……那！”生姜张指着床上粉嘟嘟肉乎乎的婴孩，奔了过去，先低头把他那三角眼凑近婴孩两只小腿之间，看见有一个比平常初生男婴要大得多的那个物件，不由地一阵欣喜，叫道：“男的，是男的！哈哈……谢天谢地……”

张让的爷爷摆腿张头不顾犯忌讳，冲进了卧室。

费氏从神龛前连忙起身来到床前，便熟练地用手抠出婴孩口中的粘物，抓着一双小脚提溜起来。“啪啪啪”，在他的小屁股上打了两巴掌。

费氏以接生为业。在颍川一带，经她接生的男男女女不下几百，每个婴儿刚离母体，她都这样提起来，打两巴掌，除了死胎，初生婴儿都会在拍打后发出响亮的哭声。可是这一次，她的拍打后，男婴却没有出声。